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動作加上威脅，果然發生了效力，扭動的人潮立即靜止了下來，祇把眼睛對準台上望著！

金蒲孤這才把箭歸回箭袋，一隻手擎起那支穿著兩支耳朵的長箭冷笑一聲道：「石廣琪！你沒有想到這一箭也會有你的份吧？」

石廣琪已經把手放了下來，臉色變得十分難看，可是他依然維持著平靜的態度，沉著聲音道：「大俠此舉的確頗出老朽意外，但不知老朽因何獲罪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我不知你是真忘了還是在裝糊塗，其實你才我最主要的對象，邵浣春不過是多了一句嘴，才陪著你倒霉，他的罪削耳可抵，你卻非死不可，今日斷耳示警，異日穿心伏罪，你等著吧！」

石廣琪又怔了一怔道：「老朽年屆八旬，死不足惜，但是老朽一定要死得明明白白！」

金蒲孤怒叱道：「老賊！你真的還不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嗎？一定要我當眾給你抖露出來嗎？」

石廣琪也高聲道：「老朽平生行事，從無不可對人言之處，大俠儘管明說好了！」

金蒲孤臉色也激動了片刻，才低沉地道：「四十五年前你在南疆天山之麓所做的

事也告訴過人嗎？」

石廣琪與邵浣春臉色俱都一變，借然張嘴，半天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金蒲孤見狀又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終於想起來了！」

石廣琪臉色一陣激動，厲聲叫道：「你是那對夫婦的什麼人？」

金蒲孤厲笑一聲道：「我是他們的後人，當年因為你多管閒事，害得我的父母飽受人間最難堪的痛苦，整整在天山的寒冰獄中度過了十五年悲慘的歲月，他們死的時候，我祇有五歲，可是卻擔負著血海般的深仇，我苦心孤詣，才練成這一手箭法，本來早就想找你來報仇了，可是我的師父告訴我，不得仗技為惡，那時你正在策動大家，從事圍剿十六兒人的義行，我不便即時殺死你，祇好咬緊牙齒忍耐著，同時足足化了兩年時間，替你十六兒人一一都殺死了，再來找你報復，這不算過份吧！」

石廣琪一直怔怔地聽著，等他說完了才歎了一聲道：「大俠殘兇義舉，老朽感激萬分，大快為父母雪仇，老朽亦無話可說，唯關於昔年之事，老朽自信亦未做錯……」

金蒲孤怒吼道：「你還敢狡賴，要不要我把那件事說出來請大家評理！」

石廣琪大聲道：「你說！你說好了！」

金蒲孤剛想說話，邵浣春卻一拉石廣琪的衣服，兩人互相交頭接耳地私語良久，石廣琪訝然道：「邵兄！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？」

邵浣春苦笑了一下道：「起初是兄弟認事不清，後來又怕你心中不安，一直都不敢告訴你，現在沒想到會連累及石兄……」

石廣琪苦笑著搖頭道：「不！你當時就說是不敢太肯定，是我太過於衝動了一點，這怎麼能怪你呢！你讓我過了三十多年的平靜生活，我應該感謝你才對，否則我這三十多年來一定會時時內咎於心……」

金蒲孤大叫道：「石老賊！你別假惺惺了！」

石廣琪歎了一聲道：「隨便大俠怎麼想好了，對於令尊令堂之事，老朽自承錯誤！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承認錯誤就算了嗎？」

石廣琪黯然地道：「老朽並非推托之詞，已往之事，老朽自承孟浪，全憑大俠制裁！」

言下之意，分明已心甘情願地認罪了！乃使圍觀的天下群豪，一個個流露出莫大的驚異！

金蒲孤用冷峻的眼光飛快地掃視了石邵二人一眼，然後又冷笑一聲道：

「那你們對今日削耳之事，該沒有話說了吧！」

邵浣春低頭不語。

石廣琪卻長歎一聲道：「一耳何足哉，祇要大俠開一句口，老朽這條命隨時都可以送上！」

(八)

文彥正臉色慘白地被高緊摟在懷中，兩人站在一座不規則形狀的三個台階中最上面的一層。

站在他們旁邊的九十九龍馬的目光也因著一種異樣的神采，向下張望被樹叢覆蓋住的下一個台階。而兩三位警官更是神情緊張地在台階上走來走去。

「阿焉，文彥在做什麼？」

大道寺強造一開口，文彥就嚇得全身發抖，不停地往高代懷裡躲。

高代什麼話也沒說，一張臉慘白得毫無血色。

站在一旁的九十九龍馬見狀，祇好摸著長鬚，莫名地乾咳著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邊請，其他的人請留步。」

在警官的帶領下，金田一耕助來到最下面那層台階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唉！又是一樁令人頭痛的案子。看來兇手可不是什麼泛泛之輩呀！」

「互理局長皺著眉頭，不時用手帕擦拭他那肥胖的脖子。」

「局長，屍體是在哪兒發現的？」

「喏，在那個地方。」

金田一耕助回頭朝局長用下巴指示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吃驚地睜大眼睛。

那裡是一個約兩層樓高的懸崖，懸崖上面有一棵大樺木，樺木的根部恰巧有一個很大的裂縫，形成一個天然的洞穴。

金田一耕助嚥了一口口水問道：

「就是在那裡面？是誰發現屍體的？」

「是文彥。」

「文彥？」

金田一耕助再度嚥了嚥口水。

「是的。由於殺害游佐先生的兇器始終沒有找到，所以我剛才命令屬下全力搜索，沒想到這裡卻突然傳來一聲慘叫，當警察趕到的時候，祇見文彥臉色鐵青地從洞口跑出來。」

「在這之前，根本沒有人知道這裡還有洞穴。我的屬下抓住文彥一問，才知道有人被殺死在洞穴裡……」

「但是文彥為什麼會在這裡徘徊？」

「這一點我也不清楚。啊！手電筒拿來了，我們過去瞧瞧吧！」

有位警官帶來了手電筒，於是局長便接了過來，帶頭走進洞穴。金田一耕助也跟著進去，警察們則留在洞穴外面。

這個洞穴原是自然形成的，之後又經過人工修整，所以他們走過去之後，發覺裡面比想像中還要寬敞。

「這裡好像是戰爭時期的防空洞。」

「或許吧！我想就算有再大的炸彈落下來，這裡也會沒事的。」

洞穴的牆壁上盤錯著樺木的樹根，正好可以防止壁面剝落。此外，掉落在地面上的落葉也堆積了一些高度，金田一耕助走起來感覺軟綿綿的。

「喏，在那裡。」局長停下腳步，用手電筒照射地面，祇見姬野東作的屍體就倒在地上，上面還覆蓋了一些落葉。(五十四)

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老人的話，病房中人人可聞，但是我相信連我在內，沒有人明白是什麼意思。

老人又道——我們都不懂老人的話，但是都知道他的話，一定十分重要，所以都凝神聽著，老人說的是：「他們知道過去未來，知道他們有輝煌的時代，他們……要他們的時代……來臨……所以……佈下了那個……大圈套……大圈套……又佈下了許多……小圈套，叫人人都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好像還有一句話，可是給他喉際的「咯咯」聲蓋了過去，全然聽不清楚。

老人的話，疑問重重，我們都在等著他作進一步的說明，可是接下來的一分鐘，他祇是喘氣和發出「咯咯」聲，這一分鐘，對老人的生命來說，珍貴之極，居然就在等待中浪費了，事後，我們都十分後悔。

當時，我祇是感到，我們不能等下去了，有許多問題要問，最先應該問的，自然是「他們」究竟是誰。可是我對這個問題，已略有概念，所以一看到溫寶裕想問，就立刻阻止了他——我假定他要問的，就是這個問題。

我疾聲問的是一個更直接的問題：「什麼大圈套？什麼小圈套？」

老人的雙眼盡量睜大，可是他的目光仍然渾濁，但是倒也可以感到他那焦切的眼神，他道：

「大……小圈套……你知道……別人不知道，你知道。」

我發急，提高了聲音：「不，我不知道，你告訴我。」

老人又發出「格格」聲，渾濁的目光，竟也開始散亂。我反握他的雙手，輕輕搖著，又連聲問：「什麼圈套？什麼圈套？」

老人斷斷續續，含糊不清：「全……人類……都不能免……大圈套……小圈套……一個套一個……全人類……」

溫寶裕看著情形不對，從一旁的一隻盤子中，拿起一支注射器來，向那醫生示意。我明白溫寶裕的意思是要醫生替老人打強心針。

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，可以使老人有機會透露更多秘密。可是那醫生卻一伸手，搶下了注射器來，神態極不友善，狠狠地瞪了溫寶裕一眼，同時，現出了十分不屑的神色。我吸了一口氣，騰出一隻手來，按向老人的頭頂。我的想法是，醫生不肯注射強心針，我唯有用「土辦法」，發力去刺激老人頭頂的「百會穴」，那也可以起到注射強心針的作用。

可是我手才伸出去，那醫生就冷冷地道：「別亂來。雖然他快死了，但如果由於你的行動而導致他的死亡，一樣是謀殺罪。」

我聽了之後，心中陡然一凜——那醫生竟然知道我伸手的目的。當時的情形是：我的心中已經充滿了疑問，而那醫生，又使我更加了一重疑問。我並沒有多去想新的疑問，祇是向那年輕醫生望了一眼。(二十七)



換個新娘

慕佟

「你啊！原來從頭到尾都是和我鬧著玩，我還以為我的小寶貝陷入懷孕症候群呢！」

「誰叫你沒事惹我生氣，說一定要生男孩，才會迷人，這分明是嫌我醜！如果不逗你，這實在有違我的原則！」

「我都已經跟你說對不起了，你還逼我！我真是認了，誰叫你在懷孕，是家中最偉大的人！」

「我去請林媽弄個補品給你吃，」「不用了，邱媽已下樓燉雞湯了，等一下她就會端上來。」

「曉萱很想賴著奕廷，不希望他現在就回公司，便黏人的道：「廷，你別回公司好嗎？今天下午留下來陪我。」

「好，我先去端湯給你喝，等一下再陪你睡午覺。」奕廷決定為了曉萱，今天暫時放下工作，好好陪陪他的老婆。

今晚何園果真是大團圓，羅友豪、羅浩正及林郁夫妻兩人，還有曉萱及俊之，以及何園的所有主僕，外加一個劉穎奇，之所以齊聚一堂，無非是奕恆和穎奇的自以為聰明，到處廣播曉萱病急，所以兩家人一下班便衝進何園來，想探探曉萱的病情究竟怎麼了。

「曉萱，你怎麼了？你爸爸告訴我你病急了，可把媽給嚇壞了！」林郁已許久未見著女兒，一聽女兒病了，還直怪自己怎麼沒常打電話問女兒的情況如何。

林郁問的問題正是坐在客廳每個人想知道的，除曉萱和奕廷知道答案，其他兩家人以及穎奇可不清楚到底是怎回事！

「爸，你怎麼告訴媽媽我病急了呢？」

「你爺爺告訴我的。」羅浩正也是從羅友豪那邊聽到的，所以對此時安然坐在客廳的曉萱，他也相當不解。

曉萱在一個問過一個之後，她終於確定她病急的消息是誰散播的，其實她早該知道，也祇有這兩個目前單身的男子才會沒事找事做，到處去傳達不實的訊息。

「劉穎奇、何奕恆，你們兩個是嫌我命太好了是不是？不然為什麼我病急呢？」

而且還到處傳播謠言！」曉萱看樣子又卯上他們兩人，他們可要趕緊申冤，否則就完蛋了。」

「嫂子，我們可沒攔你，因為林大媽說你掛急診，而哥哥又急著回何園，所以我們才誤以為你病情危急，才會想說趕快知會他們晚上來看看你。」

「人家說一，你們就變成二，還好林大媽沒說我病急，否則你們就傳我快要死了。」曉萱似乎還不肯善罷干休，早知如此他們也不敢多嘴了，如今祇希望有個好心人出來求饒，否則他和穎奇今晚定不會太好過了。沒想到奕恆的心願在奕廷一開口後，便得到實現。

「萱，你就饒了他們兩個吧！他們這麼做也是因為太擔心你哪！」為了證明奕廷說的話是真的，奕恆和穎奇連忙在一旁點頭附和，希望曉萱大人就此放他們一馬。

「曉萱究竟是生什麼病呢？奕廷，你趕緊告訴大家，免得我們放心不下。」何園的龍頭老大，還是關心他們擔心的問題，可不希望他們一直鬥下去，拖得愈久愈讓人緊張。(九十一)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吳翰林道：「令叔莫非台中蘇方回兄嗎？」蘇友白道：「正是。」

吳翰林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賢兄既無兄弟，則去歲來為賢兄要小弟與白太文作伐者卻是何人？」蘇友白吃驚道：「晚生雖實有此念，卻未曾托人相求。不識老先生還記得此人名字否？」吳翰林道：「祇記得說是令兄，名字卻忘了。」因問管書帖家人，家人稟道：「名字叫做蘇有德。」

蘇友白聽了，又吃一驚道：「原來是蘇有德。」因歎息道：「甚矣，人情之難測也。」

吳翰林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

蘇友白道：「晚生去春曾留錦石村，竊慕令甥女之才，欲求為萍蓬主，百計不能。後訪知惟老生之言是聽，故欲回京相懇。不意行至半途，忽遇蘇有德，再三款留，詢問晚生行藏。晚生一時不慎，遂真情告之。他知晚生之意，遂力言老先生已欲召進京，徒勞往返，因勸晚生便道進京，又贈晚生行李之費。彼時晚生深感其義氣，故竟渡江北上。不知其蓄假冒復謀，而有誑於老先生也。彼時不識老先生何以應之？」

吳翰林道：「小弟一聞賢兄之教，隨發書與捨親矣。」因笑道：「這件事如今看來自是賢兄當面錯過，如今卻又千里求人。」

蘇友白諷然道：「卻又為何？」

吳翰林道：「前歲白太文奉命使虜，慮有不測，遂以甥女見托。小弟在靈谷寺看梅，見賢兄詩才並豐儀之美，遂欲以甥女附養，以完會親之托。總一甥女，也不知賢兄昔何所見，而固執不從；今又何所聞，而諄諄如此。豈非當面錯過，而又千里求人？」

蘇友白聽了，竟癡呆了半晌，因連連謝罪道：「晚生自作之孽，應自受之。祇是晚生日處於老先生恩私中而竟不知，真下愚也。」

吳翰林道：「亦非賢兄之孽，總是好事多磨耳。」

蘇友白道：「多磨猶可，祇恐蘇有德這奸人借老先生尊翰大力負之而去，則奈何？」

吳翰林道：「這斷不能。自捨親最精細最慎重，豈容奸人假冒？設使捨親信信，捨甥女何等慧心明眼，料無墮他術中之理。此兄亦徒作此山鬼伎倆耳，賢兄萬萬放心。至於賢兄之事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」

蘇友白忙深深打一恭道：「全賴老先生始終至成，晚生不敢忘德。」吃了三道茶，又敘了些寒溫，方才辭去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(一〇八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MO 63332
電話: (636) 482-4037
傳真: (636) 482-4078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聯絡人: 空正法師, 空實法師